

*The Comb in
Civilization*

梳理的文明

——关于梳篦的历史

郑巨欣 陆 越 著

梳理的文明

——关于梳篦的历史

郑巨欣 陆 越 著

*On Comb to
Civilization*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梳理的文明：关于梳篦的历史 / 郑巨欣，陆越著.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3
ISBN 978-7-80713-587-6

I. 梳… II. ①郑…②陆… III. 古代生活用具—中国—
图集 IV. K87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3496 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装帧设计 蔡立国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70 × 230 毫米

19 印张 640 幅图 4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文化生活类

前言 梳美时光

梳美时光，是指以梳子为美的岁月。

由于不是人人都会想到赞美梳子，也不是人人都在使用梳子的时候感受到美的存在，更不是人人都会以梳子为美，所以梳美时光的体验因人而异，是特定的，是特指的，是因为一触而动的留痕。因此拥有一段以梳为美的岁月是值得珍惜的。

梳美时光，又是关于梳子何以为美的体验。这种体验须由四境释出。这四境可概括为：盲境、物境、情境、悟境。

盲，即瞎，此指看不见梳。用梳却看不见梳，就是熟视无睹、视而不见。此时，即使梳子随身携带，也只是因为梳子对自己有用而带着，而没有考虑到梳子本身所具的存在价值。因为使用梳子的人不在意梳子，梳子即使就在其身旁，结果也是旁若无梳。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似处于这一境界中的状态。尽管人人都要清正洁身，在梳理打扮时无不有求于梳，但是泱泱大国却无一人专为梳子著书立传，五千年的文明史居然没有关于梳子专著记录。所以，我不知道这是梳子的悲哀，还是世人的盲然疏忽，抑或两者皆有？

物，即人以外的具体的东西。用梳并将梳子看作是一个独立存在于人以外的客观实体，这是以梳为美的前提。美是在主体的人与客体的物相互作用的时候才得以显现的，所以处于盲境中的人是不可能产生美感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凡入物境者皆能产生美感，如果感觉刺激信息不能在中枢神经系统内形成有效的组合，梳子

的存在也是没有意义的，即所谓置若罔闻，放在一边却不重视它，亦无梳美时光可言。一般来说，处于物境的人都会关注梳子，会制造梳子，会对梳子评长论短。如古代中国人将梳子称作“栉”，又细分为梳和篦，将齿疏的称作梳，将齿密的称作篦，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更好地使用梳子而所做的记录和分类。有些人通过对梳子功能性、合目的性的研究，认为梳子具有梳理除垢、插戴修饰、祛邪纳福、禁忌祭祀和健身明目等多种实用价值。更有人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梳子，并得出以赤道为中心的热带到亚热带，主要使用编齿直梳，欧亚大陆的温带圈内，以锯（刻）齿横梳为主的结论。还有的人从社会和民族习俗的角度研究梳子，认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用梳习俗，如说日本人对待梳子却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日语中梳子读作“くし”，因“く”与“苦”、“し”与“死”谐音，被认为是非常不吉利的；但是，“く”和“し”合在一起与串（くし）谐音，故又被认为是表示占有、拥有、消除麻烦的吉利之意。在中国，不少人认为梳子可以避邪，因此会将梳子作为礼物。在欧美国家，将梳子作为礼物也是较为普遍的习俗。等等。《礼记·乐记》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可见处于物境中的人往往会由感物而入境于审美体验。

情，即外界事物所引起的喜、怒、爱、憎、哀、惧等心理状态，这是在经历了盲境、物境之后的心理体验。这个时候，梳子的美对于体验者来说是最富有魅力的实在，它产生于对梳子认知的一定的痴、一定的异常、一定的朦胧的情态。今天的梳子收藏者，历史上那位花费二十万钱为娼家玉润子造“绿牙五色梳”的洛阳少年崔瑜，以及19世纪美国作家欧·亨利的小说《麦琪的礼物》中的吉姆和德拉，大凡都是属于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小说《麦琪的礼物》中讲述的，是经济拮据的恩爱夫妻吉姆和德拉想互赠礼物的故事。在圣诞前夕，德拉忍痛卖掉自己一头美丽的秀发，为了给丈夫心爱的金表配上一副精巧的表链。吉姆非常喜欢德拉那褐发飘逸的美丽，他深知德拉为了梳饰头发而对百老汇路上一家商店橱窗里陈列的玳瑁发梳渴望已久，为了给德拉赠送作为有价值的“麦琪的礼物”的玳瑁发梳，吉姆忍痛卖掉了三代祖传的金表。德拉的美发和吉姆的金表，是这个贫穷家庭中惟一引以自豪的珍贵财产，

但为了对爱人表示挚深的爱，都无私放弃了各自的所有。赠送圣诞礼物是人世间传播关爱的一种高尚方式，吉姆和德拉遵循这种传统的方式使彼此双方增进了爱并皆感动至深，所以，他们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后来，知道这短篇故事的人，对故事里吉姆赠送德拉的玳瑁发梳无不仰慕备至，他们将玳瑁发梳也当作了自己心目中永远的“麦琪的礼物”。处于这一境界中人的心灵与梳子产生了共振以及鸣响，梳子之美唤起了体验者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共鸣越强烈，对于梳子之美的体验就越深刻。

悟，即理解、明白和觉醒。这是拥有物而超然物外，是万流归宗，是回归大道的彻底醒悟，以梳而言，此时的梳子不再是梳子本身，而是能够容纳万境之境。处于此境的体验者，是形在江海上心存魏阙下，是神与物游、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是迁想妙得。如《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是以发及梳，谈梳发理护；西晋文学家傅咸著《栉赋》有云，“我嘉兹栉，恶乱好理，一发不顺，实以为耻”，是为仪容及梳，扬梳之品；北宋史学家宋祁在《笔记》中写道，“栉之于发，不去乱不治髻，法之于人，不诛有罪不能完善人，此谓损之有益”，是将梳发之举，比对国家法治。可见人伦教礼、行为仪态、处事思辨，均可由梳发之举得到启示和感悟。所以，梳子不单是指梳理的工具，而且代表了文明的征象。梳子通过材质、结构、造型、色彩以及使用者所赋予的概念、功能、审美要求等，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形制、用途，传达给人们不同的历史印象、视觉感受、形式语言。由于地域不同，物产相异，语言有别，生活习俗千姿百态，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梳子往往都被打上不同的烙印，就像不同的语言一样，都有其所属的时空和人群。在这个写意又写实的梳子文化时空里，不仅有美丽的传说和动人的故事俯拾皆是，而且还有哀思缠绵、挥之不去的悔念如烟。多少个世纪以来，万千青丝白发穿经于梳齿之间，将民族的记忆驻留，将生活的文化演绎，同时还烙下了时代变迁的印痕和蹉跎年华的身影，并且在其铭刻历史文化年轮的漫长岁月中，又随之萌生着一种潜在的约定俗成的规范力量。对于时光流逝，对于悄然泯灭的社会事象，人与梳又有何异？

人类一边成长，一边学会并习惯于用梳篦梳理头发，直至生命结束。后代为了行敬感奉死去的亲人之礼，入殓前要给死者梳理须发，之后又将梳子与死者一并埋葬。梳子穿过青丝的历史，见证了人生的聚散离合、时光的流逝、如烟的往事。

本书无法容纳我们所征集的关于梳子的全部内容，无法容纳所有人关乎梳美时光的全部体验，无法反映世界梳子历史的全部成就，无法当中还包括了我们所未知的关于梳子的许许多多。但愿书中提供的仅有梳子的图片和关于梳子的有限的知识以及我们的感想，能够像洒落在人间的无数“麦琪的礼物”中的一部分，在感爱之光的映照下，和大家一起在这本书里共同分享梳美的时光。

目 录

前 言 梳美时光 1

崇灵插梳 1

玉饰梳背 10

梳联东西 23

唐宋梳风 35

樱国的梳 50

梳在欧美 57

梳海撷珍 71

画中梳篦 93

梳字词汇 104

梳料材质 122

梳制匠作 136

梳之型纹 166

梳之礼观 186

梳子禁忌 197

梳疗方技 203

梳篦传说 207

常州梳谣 221

梳云掠月 230

附录 中国古代梳篦相关资料 241

后记 291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灵魂是活着的人的依托，并且往往还会这样认为：人一旦没有了灵魂，剩下的就只有躯壳，躯壳不会思想，没有活力，如同行尸走肉。因此，灵魂对于人来说十分重要。文化人类学家通过对现代原始人的深入调查以及对照古物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也是这样认为，并且他们认为灵魂的观念在史前人类中间普遍存在。所以，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将相信人也相信所有动植物，甚至非生命体都有灵魂的原始信仰现象称作“万物有灵”。不过他们的研究还进一步表明，在原始人看来，灵魂不仅是生命活力的依托，而且具有神秘的力量，能够祛邪、纳福、保平安，能够使死者再生。所以原始人对灵魂的认识，表现出了至高无上的敬畏和崇拜。为了使灵魂不离开躯体，原始人会想尽办法守住灵魂，为了使有灵魂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祛除邪恶和战胜危险，原始人会随身携带这类他们认为有灵魂的东西，直至死后的随葬。在许多民族中间流行的插梳习俗所表现的征象与原始信仰的关系非常密切。

插梳的习俗不仅在今天许多民族中间普遍存在，而且大凡保留这种习俗的民族都有相应的关于插梳起源的传说。如在中国岭南地区及东南沿海居住的一个古老的百越族后裔中就保留有插梳的习俗和相应的传说。

据载，该部族的祖先在秦汉时还循山林而居。一天，族中的几位妇女背着小孩外出劳动，途中忽然出现一群豺狗，挡在了她们前往的路口。豺狗用绿幽幽的眼睛

盯着她们，放射出凶残的光。霎那间，妇女们吓得一下子没了主意，急忙间掏出随身带着的木梳，一齐砸向豺狗。木梳在抛出的瞬间，发出一阵呼啸声，没料到豺狗害怕这奇怪的呼啸声，结果被吓得四处逃窜。到了目的地，妇女们开始一天的劳动，将孩子集中安顿在较远处，衣物等也被放在一起。可是过不多久，安顿孩子的地方传来了惊恐的哭声。妇女们吃惊地连忙朝孩子哭声的方向跑去，啊！不得了，一条足足有一米长的蜈蚣正在接近孩子们。蜈蚣百足，黝黑身体，红头红脚，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凶险煞足。这些妇女见此情状，急得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准备全力营救。可是，奇迹突然间出现了，只见那百脚毒虫刚要贴近孩子身边的紧急关头，猛地又急掉转头，快速地钻进了路边的杂草丛中。好险！惊惶失措妇女们见状，惊喜万分。当她们缓过神来一看，发现原来是几件摆放在孩子身边的木梳把那条可怕的蜈蚣吓跑了。木梳的梳齿细长、排列整齐，密麻麻的样子让蜈蚣乍一看像是比自己更长更多的脚，便以为碰到了比自己更大更厉害的蜈蚣王，所以赶紧溜跑了。

一天中的两次遇险，都是木梳解救的。这件由木梳化险为夷的奇特事情一传十，十传百，在族里族外都闻名了。从此，作为护身符保佑平安的木梳，被妇女们天天插在头上，相沿成习。

也许，这一梳子传说并非发生在该部族生活的秦汉时代，也可能不再是原初的传说，或者源自更为久远的过去，甚至是与她们共同的祖先、种族的起源有关。就像世界上有无数类似的传说以及习俗的承传，尽管在口传过程中，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基本特征和类型是相近的，即大都源于原始思维，是对已经消失了的事物发生原因的一种原始解释，反映了人类处于生产力低下状态下对于超自然力的崇拜。

不过，关于种族的起源问题显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也无需对百越系的起源进行追溯。我们所要做的，是针对古老习俗这一现象，回答深藏在其背后的信仰和观念问题，探讨梳子的起源。即人类为什么会认为梳子这种非生命的东西可以避邪，甚至能够化险为夷？人为什么使用梳子并将它戴在头上，甚至把它看作神圣的护身符？梳子避邪和能够化险为夷的超自然力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对古老习俗的研究,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的欧洲,后来被称作民俗学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民俗学研究具有多元性,兴起阶段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口头文学,如上述的传说就是属于口头形式的民俗学研究对象。但是,口头文学的研究由于侧重记录原文的内容,而对传说的语境以及传说传播者本身的存在价值,还有口头文学内容对于其承载者抑或故事中的人物本身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往往不够重视。所以,19世纪中期有一种关于人及其人类文化的研究的学科,即文化人类学,被提了出来。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成熟,逐渐弥补了早期民俗学研究中的不足。

文化人类学理论的重要特征,是用历史的发展和历史进化的概念去统一把握世界上各种文化或宗教,把它们纳入一个历史演化的序列和过程之中,使习俗的历史作用明晰化。在关于原始文化起源方面的问题上,文化人类学者是通过从原始人尝试解释两个生命的谜来发现的。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这样解释这两个生命的谜:“显然,处于底级文化阶段上的能独立思考的人,尤其关心两类生物学问题。他们力图了解,第一,是什么构成生和死的肉体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引起清醒、梦、失神、疾病和死亡?第二,出现在梦中的人的形象究竟是怎么回事?看到这两类现象,古代的蒙昧人——哲学家们大概首先就自己做出了显而易见的推理,每个人都有生命,也有灵魂。显然,两者同身体有密切的联系:生命给予它以感觉、思维和活动的的能力,而幽灵则构成了它的形象,或者第二个‘我’。由此看来,两者跟肉体是可以离开的,生命可以离开它出走而使它失去感觉或死亡;幽灵则向人表示远离肉体。”两个生命的谜是泰勒提出万物有灵论的理论基础,但是当需要进一步解释万物有灵论产生的心理学依据时,他援引了休谟在《宗教的自然史》中所提到的:“人类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认为所有存在物都像他们自己一样,于是他们就把自己内心意识到的亲密而又熟悉的特质转嫁到所有的对象上。这种持续不断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并且把以同样的方式呈现于他们的不可知的原因,被他们理解为是同一种或同一类的东西。”休谟的这段话所揭示的万物有灵论的心理学根源,说明蒙昧人出于灵魂的信仰,也会将灵魂赋予了动物、植物、非生命,即将拟人化作为万物有灵论的直接表述方式。梳子之所以能够避邪,可以让人化险为夷,其心理根源就

在于部族的人认为梳子是有灵魂的，且具有超自然的神力。

如果说是由于万物有灵的观念让原始人坚信梳子这种非生命的东西也是有神灵的，因此会将人的理想行为与梳子联系在一起。那么，人为什么使用梳子并将它插在头上，甚至把它看作神圣的护身符呢？梳子的这种避邪和能够化险为夷的超自然力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继万物有灵论之后，在民俗学史上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仪式学派，这个学派不仅将原始人的思维、心理动机作为观察问题的出发点，而且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原始人类的行为仪式上。这种行为仪式在学术界习惯被称为巫术先行论，他们认为巫术式的行为仪式先于万物有灵观念的形成，持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有弗雷泽等人。

根据弗雷泽等人的人类学调查以及不断发现的史前文化考古资料证明，世界上有许多民族都把头部看得特别神圣。之所以这样，弗雷泽认为那是原始人认为它有神灵，头由于神灵的存在所以能够明察那些冒犯或不敬的言行。如东几内亚海岸的优若巴人坚信每个人都有三个灵魂，其中一个灵魂最重要，叫奥罗里，位于头部，是人的主宰、监护者和引导者。在缅甸东部和南部的卡兰人，信仰一种叫做“卓”的神魂在人的头上，只要“卓”守其位，七情便不能危害于人，一旦“卓”不在职守或者变得虚弱，其人便将发生灾祸。在传统习俗里，像这样的实例不是个别的。所以，行为仪式的目的性非常明确，那就是必须要让神灵留守在头上，而且要很好地供奉它。但是如何做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呢？

弗雷泽在他的著作《金枝》里面例举了很多关于扣结信仰和禁忌巫术方面的例子，如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逊妇女在分娩阵痛发作时总要把所有衣服上的扣结都解开，以消除所有束缚和妨碍。扣结的伤害力还表现在疾病、萎顿及各种不幸方面。如西非霍人中的巫师有时诅咒自己的敌人，在草秸上结个扣，口中念道：“我把某某人拴在这个扣结里，愿灾祸降在他身上。”于是，人们坚信巫师能把人的性命捆绑在扣结里。既然扣结可以杀人，那么扣结也可以救人，甚至可以用扣结赢得爱人，如美国堪萨斯州东南部小镇维尔吉尔就相信用扣结可以拴住爱情。扣结还能起到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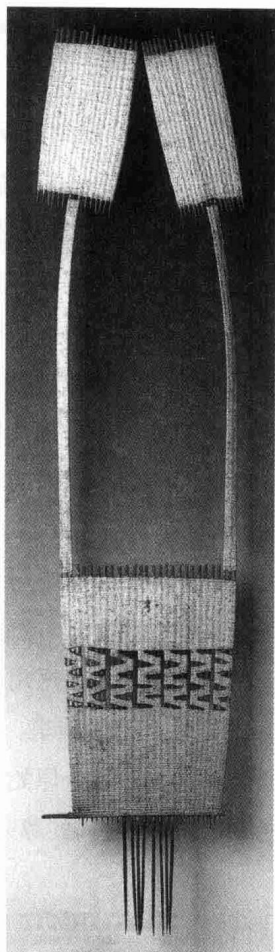
身符的作用，如不少原始民族中的护身符不过就是一根打了结的绳子，或是将一束红毛线系在臂上或腿上，就认为可以抵挡疾病（图 01-01）。

打结禁忌是可以类似延伸开去的，弗雷泽称此为“相似律”。从这一原则出发，原始人认为，通过模拟相似的事物便能够实现想要做的事。因此，在头上将头发打结同样也可以拴住神灵，使其留守在头上，因为头发和头是连在一起的。给长发打了结或是盘发绾髻，固然可以不用借助其他辅助性工具，但是，为了同时博得神灵的开心，促使先民必须为装饰头部做点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少不了要利用尖状锥形器、尖状细长棒、别针等对打结或盘绾的头发进行固定，筭就是起这样的作用。有的则将多根尖状细棒并扎在一起，再缠以鸟羽、彩石等，以便于插饰在头部并借以让神灵留守其位。这些行为仪式，最终导致用梳的出现，与此同时衍生出来的原始观念，促使崇灵饰梳在人类早期社会中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图 01-02、图 01-03、图 01-04、图 01-05、图 01-06）。如在中国农耕社会初期，一些地方习俗认为插杆子即象征占有土地，所以插梳被理解为婚约的象征。我们看到史前岩画人物，如云南沧源岩画上很多人物的头部都有头饰，却很少人会去想是否也是采用了插梳之类的东西将头饰固定在头上。今天，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原始部落民族里，还大量保留有这类带羽饰的利用尖状细长棒绑扎的插梳。但是，头饰并非每个原始人都戴，一般来说只有在部族里地位显赫的人或者受人崇敬的灵物才享有这样的尊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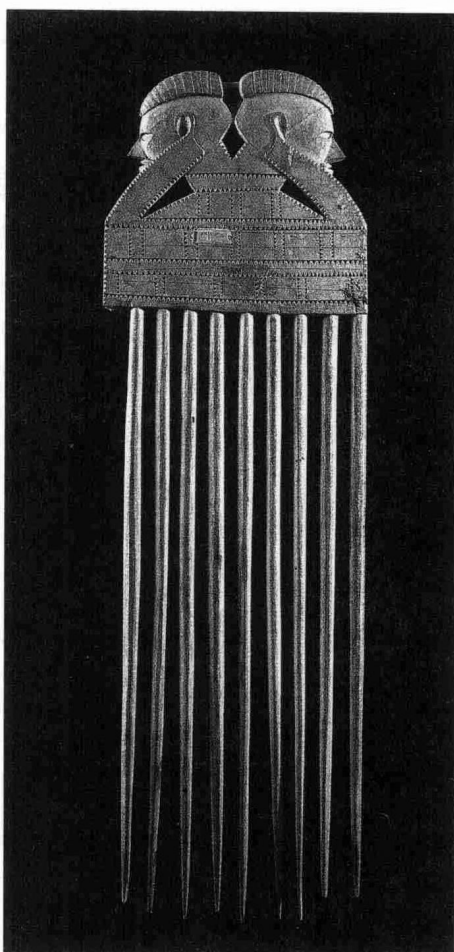
01-01 非洲岩画研究者威廉·斯托的作品《头发中插着毒箭的布须曼人》。格罗塞著《艺术的起源》称：“布须曼人时常将他们有毒的箭镞藏在他们的头发里。”同时，格罗塞还认为，这种装饰对原始人有着实用的价值，它们可以约束头发，并利用头发携带这类武器。显然，原始人不会想到以毒伤人的科学原理，他们往往是认为武器有灵，才会杀伤人。



01-01



01-02



0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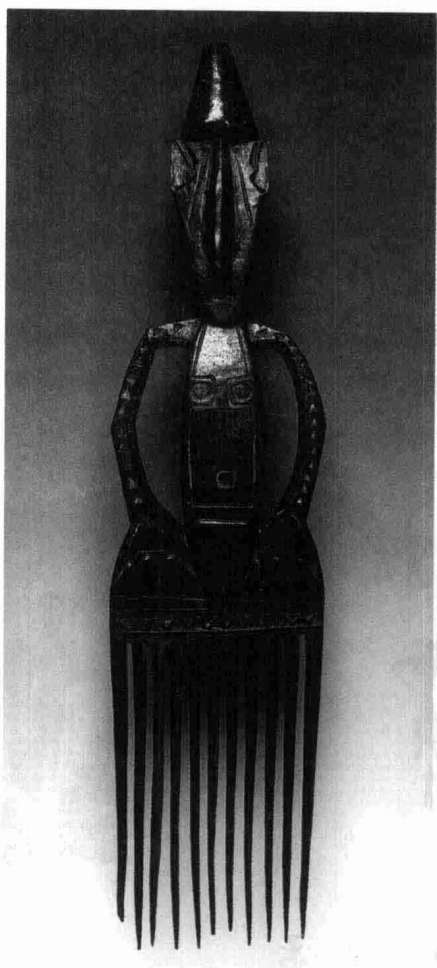


01-04

01-02 原始民族在祭祀仪式中由主持者插戴的礼仪用梳。

01-03 象征祖先形象的双面神头木梳。采自 Hermit 岛。

01-04 彩绘人面纹礼仪用木梳。高 56.4 厘米，宽 16.2 厘米，
厚 1.5 厘米。19~20 世纪。采自巴布亚湾。



0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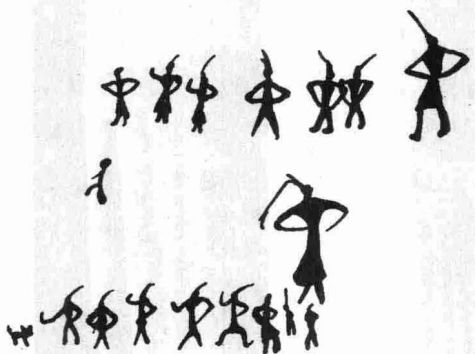
01-06

01-05 礼仪用人形木梳。高41厘米，宽9.5厘米，厚4.4厘米。19~20世纪。采自巴布亚湾。梳子上雕刻女性祖先形象，推测是在祭祀场合，由一些地位显要的人物插戴在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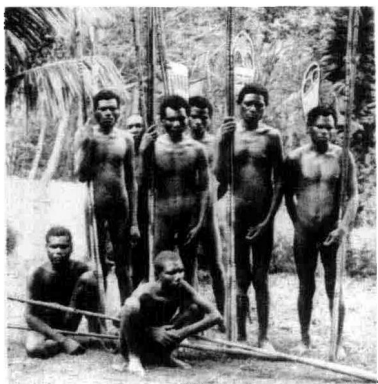
01-06 礼仪用雕花鳄鱼颌骨梳。高27.8厘米，宽4.5厘米，厚1.7厘米。19~20世纪。布鲁斯·劳斯于1971年采集自美拉尼西亚群岛之一的新几内亚岛北部沿岸。

如在中国的象形文字里，冠饰状的笔划造型，仅出现于类似“龙”、“凤”这些包含崇敬意味的字形里（图 01-07、图 01-08、图 01-09）。

弗雷泽认为巫术行为实施影响的第二种规律是“触染律”，即凡接触过的事物在脱离接触以后继续发生相互作用，换句话说在原始人观念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灵魂，这种灵魂是通过神秘的感应发挥作用，而感应是可以超越时间和距离的。既然人的头部是神灵所在的部位，那么与头部相接触过的事物在原始人看来也都应具有超自然神力。所以传说里的部落妇女抛出的与头部接触过的梳子，自然会认为可以赶走豺狗，吓跑蜈蚣，哪怕只是梳子抛在空中发出的奇怪呼啸声，也能唬



01-07



01-08



a1

a2

a3

01-07 头戴饰物的群体。1972 年发现于中国嘉峪关黑山岩画，推测是羌族、大月氏或匈奴族早期的文化遗迹。制作年代大致在秦汉。

01-08 插戴大梳的原始部落民族。

01-09 象形文字“龙”和“凤”。图中 a1、a2 分别为殷墟一、四期甲骨文字，a3 是金文，分别征引自昶仲禹、龙母尊；b1、b2、b3、b4 分别为殷墟一、三、四、五期甲骨文字。龙、凤为先民想象中的灵兽，造字者因崇灵戴物，字形饰以冠状。



b1

b2

b3

b4

01-09